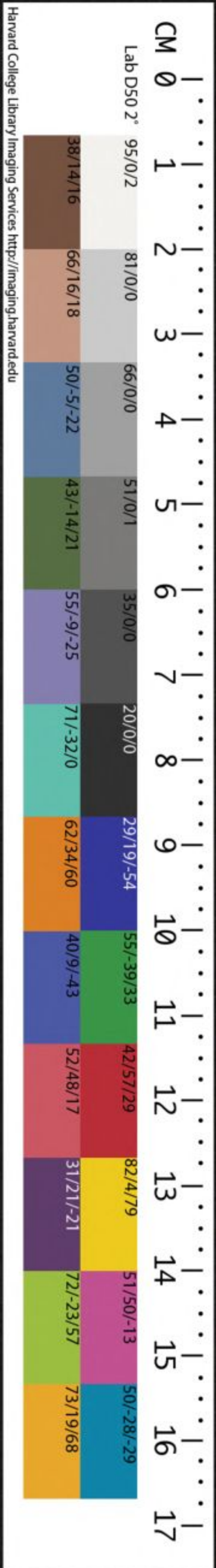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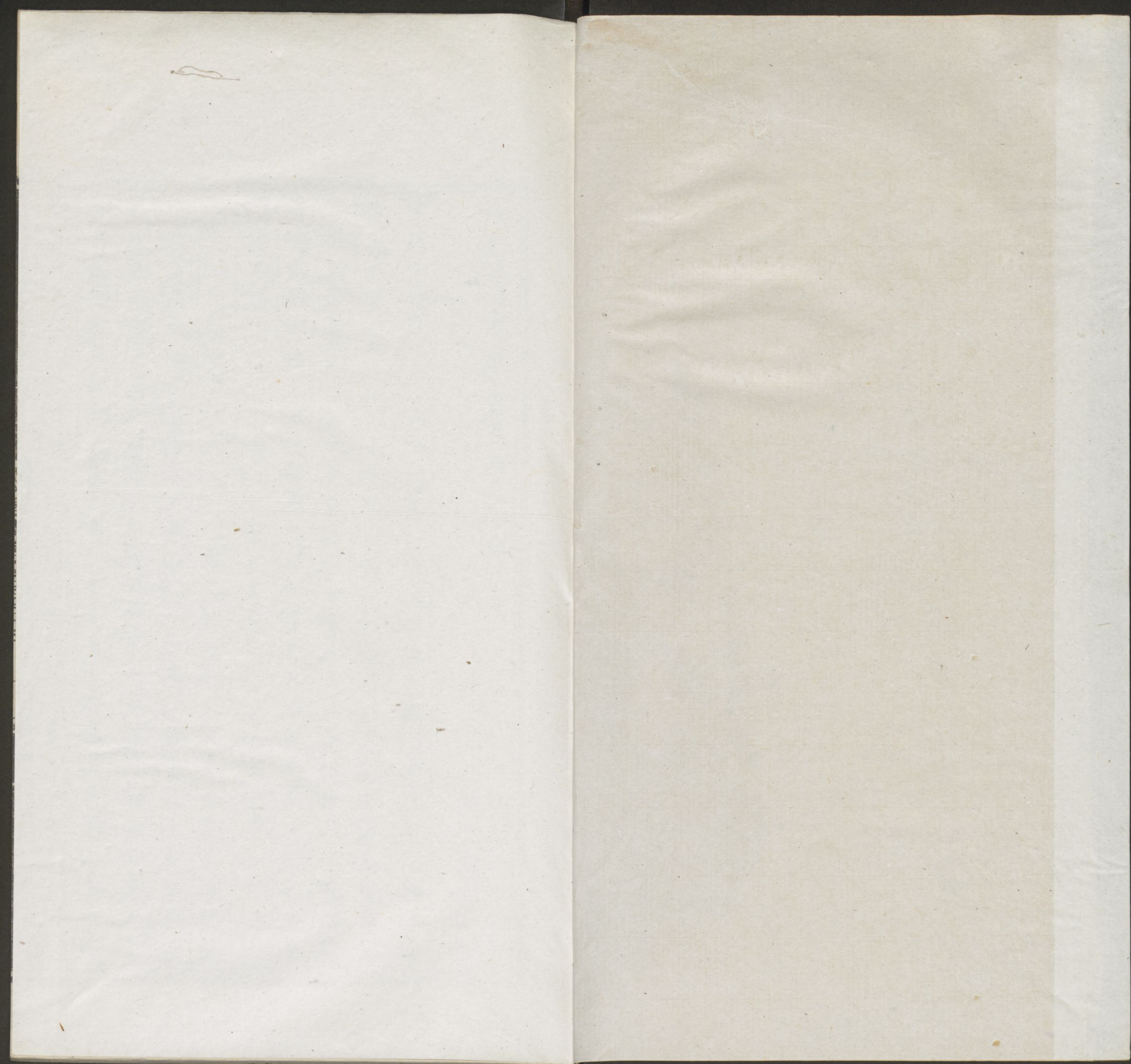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305

T 4664 / 4244A



卷之二 歷代名臣奏議



元八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三十三

聖選

臣等

宋高宗時陳次升論西戎奏曰臣伏以自古撥得金日無信難以德懷焉以威服先朝振武精利知畏之如以法結息過多家養過以口福敢致危危以全地界為許容其匪為先肆猖狂出我不意後為邊陲當此之時不可以無備矣以今計之五路與焉宋之用兵成備糧果備飭果其器利乎糧食有備乎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計利其帥乎被堅執銳自天不以當其鋒者有其將乎其數者果能少以善堂堂之師以當敵眾之戎無利刀之利於油焉之飲靈至則靈矣設若未備一有衝突何以支移此天下之至慮也夫之深憂也嘗思有備則無患詎曰不備則亡今日之事正在茲矣臣意以為臣等所及方之古以管帶運之信智謀勇略之師以當方面之責其加訓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三

禦邊

宋哲宗時陳次升論西戎奏曰臣伏以西戎獷悍奮冒無信難以德懷易以威服先朝振武稍稍知畏元祐以來姑息過多豢養過厚今日猶敢跋扈以分畫地界為辭察其匪茹必肆猖狂出我不意侵擾邊陲當此之時不可以無備矣以今計之五路兵馬果足用乎城池樓櫓果備飭乎兵器犀利乎糧食有備乎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有其帥乎被堅執銳冒矢石以當其鋒者有其將乎茲數者果備即以吾堂堂之師以當叢爾之戎猶利刃之摧枯沸湯之沃雪至則靡矣設若未備一有衝突何以支梧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書曰有備則無患記曰事豫則立今日之事正在茲矣臣愚以為宜選有風力之士以當漕運之任智謀勇略之帥以當方面之寄兵加訓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練穀加畜積。守將之疲軟無聞者。軍校之昏耄者代之。無張虛數坐費軍儲。兵既精銳。城壁完固。彼來則拒之。彼去則備之。以戰必克。以守必固。如此。則邊防無殘暴之患。中國有奠枕之安。此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次升為諫議大夫。乞備邊賞有功。奏曰。臣竊聞廊延路比之他處。兵旅稍衆。財用稍足。朝廷又選有謀略習知邊事之臣。以為將帥。今者戎虜輒敢先犯延安最強路。分圍城破寨而去。如入無人之境。其他必有輕易之心。邊患恐未已也。戶撫之輿議。以謂沿邊州軍。兵甲甚少。財賦不足。彼知我備未完。釐國大舉。以衆臨宣。強弱不敵。今既破寨而還。其氣益銳。而又資所得糧儲。以充軍用。我之邊境既失。城寨士氣沮喪。萬一更來撓邊。何以支梧。今日不可輕視。要在先事而慮。伏望陛下勸左右大臣。精思之。熟議之。早圖邊備。制勝於未然。慎無

輕舉以貽後日之患。所是今來有功及陣亡之人。宜厚賞賜。以勵其餘。庶使邊威可振。戎虜不敢干犯。

畢仲游論禦戎。上奏曰。好文者論和親。尚武者議攻伐。處於文武之間者。則為羈縻之計。自兩漢以來。千二百餘年。雖或盛或衰。或得或失。禦戎之策。不出此三者。而皆非今日禦戎之政也。蓋中國之待夷狄。如待禽獸。禽獸勇猛。而我柔弱。禽獸無耻。而我有耻。禽獸殘忍。而我不忍。然所以勝之者。智不若人耳。今夷狄雖如禽獸。而權謀譎詐。怙強喜勝。論是非。較曲直。反過於中國之人。而又益之以禽獸之勇猛。無耻安忍之天性。則近世夷狄之難禦。疑若理之固然。而難禦之中。必亦有可以禦之之道。今有好辯者。將與人為辯。則必陰自省曰。我於義無傷乎。我於法無不直乎。我之家室安乎。我之子孫無累乎。我之智能過之乎。凡我之所以與辯者。皆有備乎。力能加之也。智能

過之也。子孫無累也。家室安也。於法無不直也。於義無傷也。然後與人辯則勝矣。今中國之與夷狄戰。亦無異於與人辯。則不識中國陰自省者何事乎。其名正乎。其於義理合乎。其國富乎。其民安乎。其將可任乎。其廟筭定乎。凡我之所以待夷狄者。亦皆有備乎。廟筭定也。其將可任也。其民安也。其國富也。其於義理合也。其名正也。然後與夷狄戰則勝矣。以本朝之事言之。太宗皇帝乘太原之勝。一舉而下易順薊三州。范陽之民。爭以牛酒犒師。而不遂取者。餉道不繼也。至雍涿之間。選十八將。三道而並入。一出雍州飛狐。一出鴈門。兵涉其地。而寰朔應雲涿五州。開門爭下。而不遂取者。諸將知勝而不知敗也。以祖宗取天下之兵。用諸將定天下之智。欲復區區燕薊。一事不應。則未足以成功。况今日之兵。非祖宗之兵。今日之將。非祖宗之將。而所以待夷狄。非直一事之不應。故欲為和親與羈縻之計。則歲損

五十萬。雖厚於漢之錦袍繡袷。飾具帶赤紵綠繒。而比漢猶未敢有尚宗室之請。則和親羈縻之計。亦未為全失。如欲遠舉大功。復周宣漢武之事。則願教在位之臣。先正其名。使合於義理。國富民安。而將可任。五者備矣。而後廟筭定。廟筭定。而後可以進征討之計。

仲游論西夏利害。上言曰。臣竊見自元豐元祐已來。西夏背叛邊境。不安朝廷。深惟長久之計。憫恤近邊之民。數被虜掠。屈意綏懷。俯就和事。而夏人譎詐反覆不定。遷延歲月。終不得其要領。遂詔諸帥。臣除兵器。廣畜積。絕其語言。以杜塞姦計。天下皆慶朝廷深得制御夷狄之道。近邊之民。當漸得安堵。而和事方可成也。幸甚幸甚。然臣竊謂備禦夷狄之道。雖藉謀臣猛將。積穀治兵。以待其來。湏有實事。絕其冀望。使不敢與中國較。而輔之以謀臣猛將。與兵穀之重。然後邊境可得久安。塞下之民。永無係虜之患。今專待之以謀臣猛將。即安

知彼之謀。臣猛將不能與我相當。若專積穀治兵以待。即近年來鎮
戎之役。綏德之役。麟府之役。環慶之役。兵非不治。穀非不積。彼以數
十萬之衆。圍守要害。城寨凶散。劫掠焚廬舍。雖有兵穀。將安所施。兵
法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今夏人之所長者。何事也。所短者。何事也。
所懼者。何事也。所不懼者。何事也。蓋夏人所長者。併兵野掠也。所短
者。攻城也。所懼者。中國之進築也。所不懼者。計較曲直要約也。今不
扼其所短。使不得施其所長。因其所懼。以改變其所不懼。使不得不
款塞而乞和。而單欲論辯曲直。好言善意。以要其和。此所以桀驁益
不肯和也。

又奏曰。蓋自元昊以來。為併兵之計。擾邊逮今六十年矣。擾邊而取
勝者。幾數十次矣。而終未有以破其併兵之策。併兵之策不破。邊境
不得而安。此目前之事也。臣嘗思之。古今兵法。累至數千萬言。而其

要切與可施於當今者。止於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
己。可勝在敵。數言而已。蓋城寨者。不可勝之具也。清野以待之者。不
可勝之術也。進築者。可勝之具也。俟其機會而進築。以破其併兵之
計者。可勝之術也。臣頃奉使河東。適當麟府邊事之後。蒙朝廷差遣
河外。體量邊事。嘗建言也。

仲游又論河外清野利害。奏狀曰。一河外三州及諸靠邊堡寨屯戍
之數。除軍馬司外。多者數千。少者不減五七百人。馬若西賊小小入
寇。即逐城寨。地分將校。自可掩殺驅逐。若舉大衆作過。勢力非敵。即
當起遣人戶入保。為清野之計。清野之計。朝廷行之已久。而昨來西
賊至麟州城下。殺掠人畜。焚蕩廬舍。未見清野之效者。由清野之計
雖行。而清野之具未甚完備。今麟府之地。守禦城寨大小。共一十五
處。若賊伺間竊發。其有居處近城寨之人。方可起遣令赴城寨入保。

不幸居處寫遠。延遣赴城寨不及。則必被殺掠驅虜。片候明遠。恐亦未免此患。如更斥候不明。何所回避。今若依近日邊臣計議。欲增築護耕小堡。使人戶居處自為捍禦。不惟增築數目不少。工力浩大。兼不設樓櫓。不為壕塹。不置矢石。人戶團聚其中。無以禦捍。賊過平蕩。只頃刻間耳。恐亦非清野之具。勘會麟府州界。除見今城寨外。舊別有宣威一寨。瑠璃懷來青塞永寧推爾。河濱六堡皆在。見今城寨之間。訪聞自康定後來。以平日無事。節次廢罷。今雖無樓櫓。而城壘尚存。縱有頽缺。亦易為補築。若稍施工力。完葺使可。却為堡寨。契勘麟府州界。更有七少。不堡。河西堡。臨塞堡。中候四望堡。來遠堡。金勝堡。橫成堡。奈遠堡。焦山堡。亦係久來毀廢。堡寨。但與見今城寨相近。不消補築。兼府州界內靖化西安兩堡。麟州界內肅定神木惠寧三堡。樓櫓粗完。見各量屯人馬。亦有使臣管勾。即不為守禦之計。遇有緩急。却令使戶人馬與居民棄城而走。赴其他城寨。謂之走寨。甚無謂也。昨來

人馬入界。上件五寨亦有弃而走者。中路與賊馬相逢。多被殺虜。走

寨為計。蓋亦疏略。昨來西賊入麟州界作過。靖化堡使臣三人馬居民皆棄城而走。欲往寧府寨。但聞使臣三班奉職趙

起中路為西賊所殺。其他入馬居民可知。臣今體量欲乞將前項補築宣威寨等七處。并

走寨五處。並為守禦。唯麟州界橋子塢上作地。分四面。各去城寨稍

遠。舊無廢寨。乞踏逐別添築兩小堡子。臣在河外計議。改走寨為守

舊寨。分擘地。分令戶人詢問土人。有無拘占地。分不着。更合就水泉

漆甯堡寨去處。稱所計議。新舊堡寨。拘占地。分始遍。唯麟州界橋子

塢上作。側近四面。去城寨里數頗遠。合更添備兩寨子。其添備堡子。

亦只是準備入保。為清野之計。非用扼控賊衝。只消備五百步城壘。

和雇禁軍工力。費用甚省。亦為已罷解量。不敢更置使臣一員。略

下逐處取會如何施行。乞下別司取會此節。均郡他寨內人馬。分在宣威寨等處屯泊。大約逐處人兵滿百數。馬

近三十疋。則足矣。却每寨更令側近蕃巡檢。或蕃官一兩員。帶領部族移就寨城內住坐。改走寨為守寨。與補築已廢之寨。本只議令蕃

為守禦。自己足用。所以乞置使臣一員。人兵百數。馬三十疋者。要為本堡寨之綱紀。不欲專委蕃官。然人馬數目不必多也。兼訪聞蕃

巡檢等在野外住坐亦常虞賊馬侵掠共為守禦之計既不苦增添
若得分頭於城外住坐亦常虞賊馬侵掠共為守禦之計既不苦增添
人馬又側近蕃巡檢等部族住坐常為家計自備口食絕無供餉之
費其改走寨為守寨補築已廢之寨及添脩堡子只是準備人戶入
保為清野之計非用扼控賊衝自有橫陽靜差銀城神木神堂鎮川
關干通津建寧安豐寧府百勝河濱斥候等一十三堡寨是扼控之
地所以不消多屯人馬改走寨為守寨既苦無費用補築已廢之寨
與添脩小堡子亦工力不多却於麟府二州之門比舊又增起十四
堡寨可以守禦令人戶就近入保利益不細仍乞將麟府二州與扼
控舊堡寨及增起新堡各分定地分每處四面約遷十里至十五里
側近內蕃漢人戶令入城居住蓋麟府二州界至不甚闊遠地多山
阪沙磧人戶稀少可以就近遷入城寨之中內有城寨狹小恐着人
戶不盡即令城外靠城居住及繫泊羊馬却築收軍城以護之俗謂

之羊馬城其制約高一丈厚四五尺上亦有女牆箭窗備築之時墻
外自城壕塹豐州城外州界內永安保安寧二寨亦置門戶隨寨門啓
閉老幼常居其中資畜自隨丁壯即就往所分墾地分內耕種牧放
晨出暮歸別無妨廢如遇緩急即所分墾地分至近頃刻已到城寨
之中丁壯就十里或十五里耕種晨出暮歸猶不為遠况老幼資畜
既先依城寨丁壯亦自可時暫於野外宿泊以便耕種候其終
或然後易地聞有寇至即旋歸城寨之中雖不晨出暮歸勢亦無害
土人為老幼資畜在城寨而丁壯宿於野外者謂之下火或剽土窺
或劫蕃俗為糧糈或略以椽木支撐苦蓋小寇至則收軍城內人戶
而上宿其類頗眾蓋河外土俗之常也
更不遷徙丁壯與官軍同共禦捍掩殺大寇至即由收軍城中徐入
城寨比之布在四遠星散居止都無捍禦之備寇賊欲至方始起遣
不免被殺掠驅虜者功相百也不待斥堠而野常清其利有五羌人
不善攻城其入寇也本亦不為攻城之計特以人戶散居山野牛羊
資畜處處有之故舉眾而來先以重兵圍守要害城寨使兵不得出

然後四散野掠。驅虜老幼資畜。因而殺人焚湯廬舍。今既老幼資畜
先休城寨。丁壯又只往側近耕種。緩急寇至。獲時亦歸城寨之中。賊
馬雖來野無所掠。絕其大寇之源。寇宜不至。一利也。既就城寨。雖秋
收之時。禾穀在地。然土人治打未穀。纔畢。遂旋窖藏。既不能虜老幼
掠生口。考問。則亦不能盡知窖藏之處。清野之利。十蓋八九。資畜既先
在城寨。丁壯出外耕種。其心自安。緩急寇至。又入城寨。同
為捍禦。既有老幼資畜累其心。城守之堅。必十倍於往昔。二利也。平
日所患。戎兵多則困於供饋。戎兵少則不足以捍禦。今若漢蕃人戶
既遷就城寨。每城且以三四百家。率家不下三男子。則一城之中。不
用糧餉。約增千人。戎守却可以多代正兵出戰。三利也。邊人勇健。出
於天性。又以迫近賊寇。皆會弓馬。既就寨居處。數目易見。若因其屯
聚善撫養之。教以坐作進退之法。使自衛其老幼。不待驅率。勢必樂
從。則是不費官中衣糧。如得土兵數萬。平時任從田作。寇至則人自

為敵。虜聞之。必大有畏憚。四利也。羌虜每欲作過。必先測知城寨虛
實。動靜。然後敢入寇。蓋有姦細行於其中。而姦細之來。止以漢蕃人
戶散在山野。與為道地。無由上絕。今既遷近堡寨。有城壘門戶之禁。
問里比居。易相司察。界外姦細。勢遂不行。五利也。若麟府人戶。不曾
被寇。廬舍作業。已成次第。懷土重遷。似難驅率。今既新被大寇。廬舍
已空。人心不安。見皆願依城寨安泊。若因而措置分壁。使長依城寨。
既不妨其田作。又老幼資畜。常如入保。除創築兩小堡子外。皆是因
舊為之。亦不消多添人馬。只是增得八九。負使臣無大費用。訪問邊
民。皆大以為便。斥候不明。猶可清野之具。始似完備。雖未能支解羌
虜。亦寇不犯之道也。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范純粹論進築非便。上
疏曰。臣伏見陝西河東沿邊諸路。拓地深遠。城守增多。凡邊臣始議

經營利害之實與夫朝廷屢決之計。臣固不得與聞。而它路形勢之
狀。保明之計。臣所未嘗親見者。亦不敢輕議。唯是河東一路。臣奉領
帥任。雖止百有餘日。而承乏鄜延。亦既累月。耳目聞見。略已詳熟。誠
心所得。豈敢不救欺切。惟兩路凋殘。困於進築。在公則所費金帛緡錢。
不知其幾。千萬內外之力。既已匱竭。此朝廷固亦究見。不待臣言。而
後知。在私則大兵之後。游有凶年。雖去歲夏秋兩經豐穰。而物價未
甚減小。如鄜延路新城堡砦。今春糴買米斗。猶有至一貫四百文者。
則一方艱食。可以槩見。春冬苦雪。餓殍繼橫。士卒疲羸。鷄豚過半。其
月得料錢不足。充一飽之費。民之窮弊。後此可推。唯是浮游賊貪之
人。歎天罔上。盜劫名器。大得所欲。賤者既貴。貧者既富。閭閻小子。略
遂封侯之望。而捍辭散去者。又不知其幾千百人也。所拓之地。疆界
遺絕。由是封堠。有去城砦一百五六十里。去處必欲責巡。捉八馬。頻

至境上。則裹糧露宿。曠日不返。奔走疲弊。衆情厭苦。若欲休養士卒。
則新地之內。無復人迹。將士觀望。不敢有言。朝廷欲墾闢新疆。每路
置提舉官。招刺弓箭手。以資兵備。而所得多浮浪闕食之人。唯辛借
貸種糧牛具等錢。而隨即逃亡。臣在河東路。勘會得一季之內。逃亡
至四分。今至鄜延。考究得提舉弓箭手官石杏。所招人計六千九百五
十一人。內已逃亡過二千八十八人。地未加闢。而所失財用亦已多
矣。是未見得地之為利也。鄜延一路。前此頗以招納為事。臣今契勘
自紹聖三年後。來計招到夏國人口共一萬一千五百餘人。其中丁
壯纔及三千。自餘皆婦女老小之數。並計日給食。內已得班行名目
人。皆給料錢驛券。歲費極廣。錢糧浩博。若謂可以分彼兵力。則一國
之衆。豈以三千人為重輕。若謂使可以致彼離叛。則前後招納甚久。
而未嘗小驗。平日莫測心腹。間輒叛去。不唯出入之時。決不敢保其

為用而緩急之際內變可虞邊防幾事靡不傳洩由是推之安知其非謀也哉。是未見得人之為利也。新地之內既有城堡之備莫非先計兵力。今計鄜延一路新舊城砦二十七處合用守兵六萬三千。然祇是依守禦之法。計地步排立之人。而出奇禦敵番休固守者。未在此數。新壘守人既不可闕。餘雖舊砦亦當足兵。有如金明。最是近裏。乃者賊至屠戮無遺。則知不問城堡之新舊。舉不可乏人。而後可以責其固守也。自夏人納款以來。朝廷已將戍兵將吏十減六七。今諸城堡砦守禦人數未及合用十分之四。若將來稍有警急。則兵備何以自全。若萬一再遇凶年。則歲用何以取濟。是城守之計為甚可憂也。議者以謂夏人力屈情見。既極恭順。請命率職。誠服不渝。邊患封疆自此大定。臣愚不善料敵。未敢信然。而日夜區區私憂國計。何者在彼國勢。恐尚惜諸路所取之地。在人常情。恐未忘積年所結之隙。

今雖備貢而未及疆議者良有以也。廼養力待時。聊以自歛耳。蓋歲額賜予。至于來朝商販所得甚厚。而又諸路塞上博易公行。度彼三二年間。事定力全。則必先以畫疆為請。一語不契。決復盜邊。臣恐朝廷未可以今日之迹。遂為奠枕之安。虜情深狡。其甚可憂也。臣以謂開邊之初。昔固神速。善後之計。今實難為。雖得地得人。未見稍利。而虜備實可寒心。臣不敢苟無事於目前。乃所願圖安於永人。若一路城守。朝廷可以增足戍兵。增戍之兵。朝廷可以長足歲費。則臣雖疲懦。敢不竭心。庶幾上遵廟謀。聊可居職。今守計不備。而無兵可增。縱有兵可增。而財用方窘。以此禦寇。豈臣敢當。它路事宜。度不殊此。措置宜先於機會。豐凶難測於天時。伏望聖慈。曲賜軫惻。內量國力。外察邊情。深詔大臣。更為遠慮。明降畫略。以杜艱虞。臣於神宗皇帝在御之時。數陳兵議。後於哲宗皇帝臨朝之日。復論土疆。或賜優容。或

因而坐廢。有干典憲。實出狂愚。今者再被使令。不忍便為緘嘿。不唯身任憂責。况復職在論思。雖置散投閑。固重覆車之戒。而納忠叙事。詎忘體國之心。

右正言任伯雨議鄆事官策口。臣聞去歲熙河路。以贍征投降。因取鄆鄆二州。朝廷委陝西運判秦希甫。知熙州。胡宗回相度。秦希甫以二州為不可守。胡宗回以二州為不可棄。更奏異同。紛若白黑。自後覆軍殺將。果失鄆州。秦希甫之言驗。而白罷運判。胡宗回之言不當。而仍舊作帥。蓋章惇蔡卞曲庇帥臣。欲幸邀功。故蒙昧朝廷。隱諱邊患。萬口一辭。以為不當。切以用兵累年。公私困竭。加以物貴人饑。解弛損壞。萬一更有邊事。國家如何枝梧。臣伏願陛下取秦希甫胡宗回并臣庶所上論邊事畫處類聚編排。參驗可奔可守之策。則利害灼然。不可掩矣。然後選差小心得力曉事內臣一員。齎手詔往邊

上。問帥臣及監司將官等各一負。棄守二策。結軍令單。狀奏聞。則自然着實。供析不敢依違附會矣。

伯雨又狀曰。臣伏觀神宗皇帝所以能用兵取熙河者。不獨英謀睿斷。委用得人。蓋以承仁宗數十年天下富庶之後。紹聖之初。所以能五路進築者。亦以承元祐十年休息之後。今日邊隙視紹聖之初。為益廣。財用視紹聖之初。為益乏。勁兵健馬視紹聖之初。為益耗。謀臣將帥視紹聖之初。為益少。加以益池損壞。歲失財用三百餘萬。關中累年荒旱。物貴人饑。生齒流移。十減六七。今年雖豐。物價猶五倍平日。以此觀之。邊事不可復生。亦明矣。去年邊臣邀功。為國失信。奪貨為寇。立召邊患。強欲兼并鄆鄆二州。自去蕃屏。覆軍殺將。已失其一。今湟州雖存。勢又孤絕。荒山窮谷。地不可耕。道路險阨。又難饋運。得之無用。徒耗中國。又湟鄆二州均為唃氏之地。鄆大湟小。唇齒相依。既已棄鄆。湟州勢難獨守。國

家守之。且有五患。朝廷前年取天都山。置西安州。取葭蘆寨。置晉寧軍。無所不可。何者。此夏賊之地。吾讎敵之國。取之有名也。今湟州乃唃氏之地。唃氏世效忠順。有功國家。真宗仁宗繼嘗封爵。乃朝廷與國。因與國之亂。而貪其土地。失信於義。取之無名。絕夷夏向化之意。一患也。國家征伐夏賊。所以無熙河以西之憂者。唃氏為籬落也。今既取湟州。則唃氏餘族不為吾助。吾必有西邊費財用師之備。二患也。國家買馬歲二萬匹。而責青唐十居七八。今既為籬。則馬不復至。二年一足不買。亦可見矣。西北無馬。大失邊備。三患也。河南有郎阿章族。河北有瞎養兒族。平日與唃氏同輔中國。今吾既與唃氏為讎。則彼畏吾有吞并之心。必與夏賊結連。以抗中國。四患也。萬一夏賊因唃氏之困。掩取其地。則勢力益強。永遠為吾腹背之害。五患也。况聞自得湟州。已未歲費三百萬貫以守之。一州所費如此。五路邊面

可知矣。國家一歲賦入三百萬者。凡有幾也。內帑之積三百萬者。亦有幾也。安可以既乏之財。追無窮之欲。圖未集之衆。棄已成之師耶。陛下備嘗講究其事。始差內臣李其復。差內臣鄭居簡。皆知本末。本路走馬。郝平及姚雄。苗履。亦嘗具利害敷奏。觀此事體。所宜多方休養。不宜更滋邊患。萬一五路同日有警。兵困不給財。竭不續糧。之。不繼。虜或奔突。侵犯關隴。不知朝廷何以枝梧。又聞陝西運判秦希甫。知熙州。胡宗回。曾有文字互奏邊事不同。又聞邊人實封言邊事者。甚衆。邊人所陳其言。必審。臣伏願陛下取上件文字。類聚一處。子細參考。則是非利害。不可掩矣。然後選差謹厚。小心得力。曉事內臣。一負齋手。詔往邊上。密令帥臣及本路監司。各具疏稟。守二者畫一利害。結軍令狀。聞奏。以參今奉。甫宗回及邊人封事。臣願陛下更令二府大臣。各具已見論列。若議論不同。即令結難務。盡其詞。以是而止。

如其立異違衆。公肆偏見。則俾之先具若干兵馬。須若干資糧。擇何人往守。約何時無患。若有敗事。先坐首議。陛下徐察其所言。審其所處。則安危之機。成敗之效。瞭然於目前矣。昔漢武帝亦嘗命韓安國。王恢詰難邊事。往返五六。其後敗事。恢任其責。今日治邊。正可用此策矣。

伯雨又論月暈圍昴畢。上奏曰。臣先曾論隍州事。乞陛下俯稽衆議。早定棄守之策。又曾論赤氣事。乞陛下仰推天變。預防夷狄竊發之虞。天道幽遠。理難取必。方此恐懼。以俟妄言之罪。廼今月初八日夜。伏見月暈圍昴畢。謹按漢志曰。昴畢天街也。其北為胡。其南為漢。而參為趙魏之郊。昔漢高帝七年。月暈參畢。遂有平城之圍。以此觀之。象不虛示。必有可考。夫以陛下躬堯舜之資。乘千載之運。小心順帝。動無過舉。而天象屢變。其故何也。蓋天心深憂陛下。欲陛下畏懼。修

省。先事為備。故變之來。併在數月。推考衆類。皆為兵應。雖非諄諄。理不虛示。臣謹為陛下先論隍州。次論陝西五路。終論河北。略具畫一如後。

一隍郡二州。甯夏羅地。甯氏世効忠順。有功朝廷。為國家與國。在真宗時。繼遷為寇。甯氏之兵牽制。卒使兵敗。困於六谷。朝廷以其功大。封武威郡王。及康定寶元。元昊不順。又常出兵以助中國。仁宗再封武威王。自是凡有夏賊之虞。甯氏必為中國之助。朝廷所以無熙河陝西之憂者。以甯氏為藩籬也。前年因瞎征。竊據失國。出走。主瞻胡宗回乘彼之亂。妄稱納土。殺降。攘貨。自去藩屏。渡軍殺將。失信夷狄。朝廷一切不治。其罪既已棄鄯。隍獨尚留。不唯孤絕地不可耕。饋糧艱阻。勢難獨守。亦恐甯氏銜怨。結連夏賊。或勢力微弱。為所并。自此西方吐蕃諸族。必盡服

屬夏賊益彊。國家邊面益廣。由成文龍直抵蜀道。悉隣西賊之境。蓋不啻五千餘里。其為國家之患。豈特一州之地。陝西歲失買馬之利而已哉。臣願陛下更詳前後。臣庶所論。澶州棄守。利害。如不可守。先下手詔。選命邊帥一員。命於境上。召瞻養。與大小龍榜等。喻以前年邊臣生事。非朝廷本意。斬王瞻於境上。熙宗回於遠方。遠其澶州。擇所當立之酋。責以如祖宗以來。世守忠順。則費財遠守。自開邊面之虞。庶幾息矣。今不早定去取。設若力屈不守。覆軍殺將。挫損國威。又欲如前年。置而不問耶。昔瀘州邊事。韓存寶止。以不即退乞弟。神宗命斬於邊上。王瞻之罪。蓋不止百倍於存寶。故必斬首。始足以息邊人之寃憤矣。一臣聞往者。朝廷許於諸路進築。人人務深入。虜界多築堡。保若以希功賞。故不復計勢之險易。地之遠近。守之可否。兵廣財屈。為

國瘡痍。捨可守之疆。城不毛之地。規難臣之虜。喪既練之師。且夷狄之性。貪而怙亂。侵其土地。彼已不分。建立城砦。又非所欲。今日納款。特以力困耳。彼其為心。亦豈不一日思有逞哉。遠不過三五年。近不出一二歲。天時人事。必有邊警。且關中歲歉。貴已六年矣。去年雖豐。物價至今猶五倍平日。不獨糧食殫窘。加以財用匱竭。官員俸給。累月無支。諸軍料錢。往往併月。平居如此。萬一有事。無以應副。財竭兵亂。理有必至。臣願陛下特下手詔。嚴敕諸路帥臣。俾其各畫地圖。指陳攻守之策。蓋新築城砦。僅全舊有堡砦。漸廢。欲新舊並守。則財力不支。欲捨舊守新。則饋運滋遠。地理滋遠。則罅隙必多。罅隙既多。則救應必難。萬一寇至。虜衆限隔。外內睽阻。首尾不應。則堡砦遠者。不特無益。適足為患。故臣願陛下敕帥臣。新舊堡砦。何者為可守。何者為可廢。

何者可以兼存。何者可以兼罷。俾之直論。不得觀望。成敗之際。嚴立刑賞。然後下兩府大臣。公共參議。萬一異議。俾任其責。如漢武之責王恢。自然不敢逞其私意矣。昔仁宗嘗御龍圖天章閣。以西方多故。將帥不得人。令具數以對。况今日邊事之重。大臣於此。可以悉心公論矣。

一臣聞前日河北水災。居民流移。自永靜以北。居民所存三四。自滄州以北。所存一二。其他郡大率類此。千里蕭條。間無人煙。去年雖豐。無人耕種。所收苗稼。十不一二。河北朝廷根本。密迩疆敵。居民流散。倉廩空虛。城郭不脩。甲兵不利。萬一有警。何以爲計。今朝廷雖行幣爵以佐用度。縱使多鬻。所得有幾。又地上不耕。收穫至寡。雖鬻爵入粟。勢豈贏餘。取之本路。無由仰足。臣願陛下力節浮費。痛減用度。廢內帑之積募。入漕東南之粟。誘

民歸業。課農力耕。密敕監司牧守。繕器械。脩城壘。揀選將領。訓練卒伍。雖爲無虞。常若有待。蓋赤氣之起。月暈所主。趙魏之郊。不可無備。此天象之變。可質而知也。又聞前年水災。流民有入北界者。幽薊之間。往往刺之爲軍。中國虛實。彼固知矣。虜主老病。比年轉甚。胡鷁鷙猛。性頗好戰。狼子野心。難以信結。萬一乘我無備。有所趲起。則國家預備之策。安可緩哉。此人事可質而知也。昔真宗嘗謂輔臣。設險興功。守邊之利。苟漸爲之。害莫大焉。祖宗之事。是以爲法矣。國家太平百五十年。財用既竭。無甚今日。昔仁宗積之數十年。而神宗用之。哲宗積之十餘年。而紹聖耗之。陛下適承彫耗之後。遠無熙寧之富庶。近無紹聖之蓄積。去年哲宗山陵甫畢。今日太后園陵又作。既建西宮。又饗明堂。支用之廣。不可勝計。陛下方事節儉。痛加約損。經費常用。尚

恐不足。以此事勢豈宜更有邊事。伏願聖慈留神采覽。更俾二府大臣。公共論議。毋使偷安。以幸無事。臣孤賤謏才。誤蒙陛下擢置言路。小大之事。知無不言。出於愛君。不暇他恤。惓惓之心。不勝千萬。

貼黃。今日西人雖已欵塞。湟州雖已固守。萬一忽有邊警。不知朝廷指準何處錢物應副。乞令二府預議。國家湟州歲費三百萬貫。不知自得湟州。已因事發。怒刺數千人為兵。更乞朝廷密賜審察虛實。不可不慮。

吏部侍郎張舜民論進築非便。上疏曰。臣伏以陝西河東。自紹聖二年。用兵至今。首尾六年。進築未畢。覆軍殺將。糜費錢糧。不可勝紀。每築一城。自帥臣已下。增秩賜金。號為賞功。切按春秋之法。凡稱城者。謂既得其土地人民。然後城之。以宅人民耳。今則輕師潛入。三五十

里。以至百里。乘敵人未覺之時。數日之間。苟脩草創。亟聞朝廷盜取功賞。然自城門之外。依然賊境。以一徑內通。晝日挾兵張弓。非百十人。不敢行。是真謂之城乎。其初帥司制置。經畫每一寨屯三千人守禦。計置糧草。厚破公使。多不旬月間。人兵復抽去。草糧未盡。計置公使亦遂裁減。其已居官吏人民。日夕憂恐。不成家計。亦有修築逾年。至今未有人居止者。其兵將吏民。彼此將相諭。本不為修築開邊。止為沽得帥之賞而已。以致工作苦窳。守禦繆悠。若夏人一來。不攻自破。此皆邊人之語也。朝廷高遠。詭冒百端。上下相蒙。以致如此。昨元豐年五路出界。既而回軍。神宗皇帝欲自涇原路。胡盧河川。築十五堡。以通靈州。以其功賞浩大。尋亦罷之。五路入界。所降御前劄子。畫一指揮第一。不得脩築城寨。深慮邊臣幸賞也。李憲築蘭州。雖不按法。然勘劾逾時。終亦不賞。范育帥熙河。築定遠城。用錢糧五十七萬。

當時言者以為百萬論列紛紛二年不已今既河東陝西六路進築五十餘城亦何止涇原十五堡也其一寨之費尙止定遠百萬耶又自軍興已來關中歲饑流亡孳餓十室九空塩池之利居天下之半一旦失之夫以軍士方興值累年災歉而又失大利天意可見也故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三者皆不得其一而堅以罷將御老師役饑民爭曠土而不變者未之有也熙寧中李復圭帥環慶因出軍散鞋錢以其半尅還舊欠衆兵喧呼潰叛而出關中騷然者逾時不能定今則六年妄作曾無一人譁語此廟社之靈也每一思之使人不寒而慄用是廟堂之上日進諛言蔽祐宗皇帝聰明以謂夏人之勢至衰至削中國六路進築而無敢有抗晏然自得不復計慮此尤可憂者也臣且以近事明之紹聖三年秋九月夏人大舉寇鄜延號一百八十萬破金明園延安陵轢諸寨種落為之一空至四年

便為衰弱不能舉豈今年一百八十萬而明年徑至衰弱如此者乎雖甚愚之人亦知之廟堂執政大臣亦知之姑為此說專欲蔽上之聰明也大抵夏人用兵皆本元昊之法先謀而後戰吝畜財用愛惜人命與中國正相反中國六路進築天下困弊夏人坐觀不遺一錢臣敢望陛下止以此觀之不問可知矣夏人謀深不同中國彼一旦謀成力辦搖尾南鄉凡新築之城創開之地未有能不失者臣未死可以服妄言之刑矣願陛下以三年待之河東之人自古不曾流移以其勤儉為生少經力役今則流徙大半長安陝華米斗一千鄜延麥麩一秤二貫三百皆足陌也自西京以封樁錢糴米運至鄜延每石為錢二十貫有畸苦先有是乎關中之民十無四五以今日之勢而猶貪無用之空土非賣國而何故臣今日之說敢望陛下速罷兵養士懷民也不然將有變矣不易帥不能罷兵不久任漕司不能養

士五年罷兵。十年懷民。恐瘡痕猶未合也。古之善兵者。其君莫如漢光武。其臣莫如唐李光弼。光武每發兵。必增白鬚。數莖。光弼每臨陣。常置短刀靴中。人或問之。光弼曰。吾天子三公。不可辱於賊手。萬一敗北。則當自裁也。以光武光弼之飽戰知兵。獨如此之難。是何江湖書生。未嘗履邊塞。自未嘗見兵革。耳未嘗聞金鼓。一旦輕率總戎。容易取敗。貽憂君父。殘害生靈。曾不至於自焚者。前所謂廟社之靈也。紹聖三年秋。臣赴任知潭州。登對。故嘗析陳於祐宗皇帝之前。因及神宗皇帝感疾之由。天顏輦蹙。久之。屢蒙歎慰。然當是時。猶未至於如此。其後卒不見施行。為左右大臣所激也。故善御者。毋使窮其力。善牧者。毋使擾其羣。力窮則車敗馬傷。羣擾則瞻前失後。靜思至此。雖有智者不能善也。方今天下之事大且急者。無甚於此。伏望留神三復。考驗施行。

舜民知定州。論河北備邊五事。狀奏曰。臣猥以衰疾。繆塵聖選。使待罪邊陲。平時責任固已非輕。况當遣人新舊之交。河朔累年饑流之後。使遣人盟好。如昔無或渝變。更不復論。僅使有毫髮好惡不同。前日便貽中國深憂。以臣觀之。今日河朔之勢。正如陝西寶元康定之前。將不知兵。兵不知戰。一旦倉猝不可枝梧。邊臣若預為振舉。則謂之張皇。而朝廷亦自不容。若依舊宴安。號為無事。則綱目日見頽廢。有不勝舉之憂。故凡議河朔之政者。以今日為最難。此臣所以不敢緘默。必為陛下陳之也。其當急務者。略有數端。故曰。選將兵。擇郡守。添兵額。蓄財用。謹探報。數事修立。則邊備之術已過半矣。苟行之得策。亦無張皇生事之患。今臣輒有所請。敢望陛下留神省覽。特賜主張應副。則事無不集。若委之有司。援條沮難。則無復機事矣。謹別具開析奏陳。

選將兵。

凡言河北軍事者。必曰。將驕卒惰。將不知兵。兵不知戰。此上下所同知也。或者欲為之整齊訓練之。則必曰。河北軍情不同也。稍急則生變。此中外所共患也。又為將者。多是膏粱子弟。畏河東陝西不敢往。盡欲來河北。百年之間。未嘗知有烽火之警。雖有出屯。不離本路。唯是優游暇日。安得不驕且惰也。近日朝廷將河北將兵遣戍陝西。甚得均勞之策。臣欲乞陛下特賜指揮。將河北將兵輪那出戍河東陝西。却將東西京將兵專戍河北。以補河北將兵出戍之闕。仍比之他將。少促代期。所貴平時則知有道塗往還之勞。緩急則知有出入戰陣之事。

擇郡守。

勘會河北沿邊州軍。自兩地講好以來。迄今百年。雖號為邊郡。不知有戰陣守禦之事。唯是飲食宴樂優游暇日而已。以此凡孤質公平奇特之士。莫得而居之。以至城壘器械。凡所謂軍中之職。不復講脩。相習宴安。久已成俗。臣伏乞陛下特賜指揮。將河北沿邊知軍州及將副。選擇脚色內曾經三路沿邊城寨將佐。及累有戰功內知州軍。曾實歷路分都監。資序人充。仍舉行自通和以來。河北沿邊知州軍條貫所貴緩急之際。不致誤事。

添兵額。

本朝自南北通好。已來。定州路兵額常及十萬。爾後日見銷耗。至熙寧元豐以前。定州猶不減二三萬人。後因封樁禁軍。闕額錢糧。朝廷唯務封樁數多。轉運司利於銷兵省費。更不切招填。因致邊兵日少。即今春秋大教。盡數不及六七千人。定州最為河北屯兵之處。尚乃如此。其它州軍即可知矣。咫尺狄境。聲迹相聞。使形勢如此。豈得安

便皆由邊帥不思經久利害。憚於建明朝廷不復以緩急倉猝為慮。定州馬步禁軍共三十一指揮。近年每指揮減作四百人。仍招填不足。臣今乞將逐指揮人數。却復舊額。定州依乞元降朝旨。常令及二萬人。仍乞於京東西路招刺添填。專置官催促。所貴稍遠北邊。不致張皇。

蓄財用。

勘會河北累歲災歉。又以大河移徙。生齒遷流。民力凋弊。公私乏絕。臣訪聞本管定州。即日人糧不至。急聞唯是錢絹苦無見在。堡寨以東。糧食亦闕。兼聞春衣至今有未曾支散去處。定州一年約支錢二十二萬貫有零。諸雜課利改錢。祇得一十一萬有零。其餘盡是轉運司添陪。方了一年支計。今轉運司那融不行。屢曾干告朝廷。已聞支撥見錢文鈔。及借奉職等補牒河北州縣。既屢經災歉流死。公私乏絕。

豈有餘力買官。至於見錢文鈔。又專為博買斛斗。所以應用全闕。定州一月諸般支使。約萬緡。軍資庫轉運司見錢祇有七百三十餘貫。絹二百餘匹。定武大藩。猶且如此。其餘列郡。即可知矣。咫尺狄覘。邏日交。使知財力至此。何以示威取重。伏望陛下特賜指揮。將給降見鈔。如糧食之用。廢權許出賣見錢。及諸州軍常平錢內。借撥一二百萬貫。赴轉運司。應副急關支用。却責限滯還。據今日窘急之勢。儻朝廷不為講明救濟。使人情窮濫。緩急必致生事。

謹探報。

臣觀古之為將守邊。第一必先覘邏。苟得其術。敵人之情可以坐制。先人有奪人之功。其此之謂也。與夫戰攻而獲勝。不可同日而語。切聞河北邊上。近年探事人。徒有其名。至於酬賞。全然微薄。以致覘邏之人。不肯探伺。既不知敵人情實。則緩急何以枝梧。况當新舊之交。

尤在精審訪聞。即日安撫司所管回易本錢不多。臣欲乞朝廷特降見錢文鈔一十萬貫。添助回易。如探伺得實。則量添酬賞。所貴激勸邊人虜情可得。

宣和三年。蜀州教授馮棫論。沿邊納土三害。上疏曰。臣伏見夔峽廣南邊。臣開納土之議。誘置熟蕃。接武請吏。金銀繒絮。以啗其欲。高官厚俸。以侈其心。開闢荒蕪。草創郡邑。一部不下三四州。而縣又倍之。入版圖者。存虛名。充府庫者。無實利。而官吏廩祿。軍兵餉饋。脩治城郭。日月。彌廣。官吏支持不暇。百姓奔走輸送之。不給。其為害一也。建繁以來。調發害於民間者。不可勝計。而費出縣官者。亦不為不多。其初監司覈實布賞。名為軍項。唯恐其後。常平使者。不復執奏。已失元祐立法之意。而漕司於經費之外。復有饋運。未免侵支。封樁折變。科率。其為害二也。州縣之吏。蠶庶官而升法從。脫選調而位正郎。武弁

轉橫行。布衣竊仕。白丁黠徒。為持校者。又不論也。名器既已假人。而祿廩因而耗盡。有司歲計。已數倍於熙豐矣。其為害三也。不毛之地。既不可耕。而狼子野心。頑不可革。建築之後。西南夷於交寇綿茂。而播州溪洞之蠻。亦復跳梁。犬豕之衆。固無足慮。蜂蠆之毒。不能無傷。士卒死于戈。官吏没王事。生民肝腦塗地。往往有之。以此知納土之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莫若委擇帥臣。或監司。令條具建築以未財用出入之數。商較利病。覈實以聞。可省者省之。可併者併之。縣不足建。則易之以鎮寨。官吏不必衆。則摠之以護戎。戎兵可減。饋運可省。夷狄可撫。而邊鄙之患。可息矣。自今以往。邊臣招地之請。邊功生事之隙。不可不嚴禁而杜絕之也。

通判李新乞罷。招安將劄子曰。臣嘗謂邊俗。易驚。宜靜不宜動。邊民性悍。可綏不可擾。自陛下臨御。道化德教。蟠天極地。凡日月臨照。薄

海內外無不州縣悉皆臣妾。三代之所不能通六服要荒之外皆納土慕義化為編氓窮古未始見而聖心軫慮尤先遠徼累詔帥臣監司及城寨官務以懷徠為事况新民隸籍已久賦輸如期出入馴柔重於犯法平時所以動而擾之者招安將是也縣須其物寨官有其役使雞不安疇犬不安竇新民不得安其居彼去官司遠一切俛首聽命天率為邊境生事者本於招安將幸今彘燧已息四境澄清無所用招安將願下帥司槩罷之今後不得更有遷補許監司州縣官覺察以聞則綏懷遠人之意盡之矣。

李復乞置弓箭手堡劄子曰臣竊見極邊弓箭手就土山削成峻壁盤開細徑鑿穴以居諱之崖巉凡一巉所聚少者百餘家多至三四百家其情非不樂居城邑就堡鄣意務便於耕牧又密近敵境相與保險以防抄掠之患然今欲防患賊寇若至患不可逃蓋各潛於穴

不能相救賊前阨其門毒氣愈灌浸熏燎束手就擒嚮者元祐間夏賊寇犯涇原大被其毒邊民皆自知其如此顧戀生業無以為計臣欲乞下逐路經畧司委官相度就弓箭手耕牧近便處團併指揮建置堡子分擊地步先為土棚漸次脩完使之就居備列戰格開掘壕塹脩立門橋一堡之內正丁家丁不減二三千人於其暇時教以戰守之法逐指揮人員將校統領分定城上地分每季輪那城寨官前去點檢地分巡檢常切往來照管遇有探報無起遣之擾雖有攻圍必以死守遠近聲勢相接互相應援近年新邊城寨相去近者四五十里緩急卒不相應此壘若成血脉方通人旅行役不及城寨可就安泊不待官兵戍守而藩籬密完誠一舉而兩利。

復又乞於幾年元突置彘臺劄子曰臣近巡歷自蘭州京玉關

至通遼寨。入遼州路。經把撥宗。其路極深。峻窄險滑。闊不及二尺。陟臨宗河。般馭斛斗。客旅畏其難行。頭畜脚乘。盡由宗河北路過往。北路是夏國生界。三處有賊馬來路。又近夏國。蓋朱城溝谷屈曲。賊馬隱伏不測。出入抄掠。前後被患已十餘次。緣客旅往來通遼寨。至京玉關。四十餘里。中途倉皇。南北奔趨不及。遂被殺虜。今京玉關東北約二十里。有舊鵝牟兀突城地基。正在兩城中路。地勢甚高。接連生界。欲乞下本路經畧司。就彼脩築。築臺。比尋常築臺。增展寬大。可以停泊三五十人。開掘壕塹。築立羊馬牆。安置門橋。備設守禦之具。差人守坐。照管賊馬出入。若有抄掠。客旅可以奔投。若賊馬數多。舉燄火。京玉通遼頃刻便到。蘭遼二州。兵馬相接而至。不須更築城寨。足可隄備。伏乞詳酌施行。

欽宗靖康元年。右諫議大夫楊時論要害三鎮。上奏曰。臣切觀自漢迄唐。待戎狄之道。無如祖宗之時者。百年之間。民生戴白。不見兵革。賊臣要功。為國生事。與惡而弃好。馴致今日虜騎逼城。備禦無素。卑詞厚禮。以紓目前之急。蓋勢有不得已而然者。割要害之地。以為盟好。則非經遠計也。臣固嘗論之矣。比聞金人駐兵磁相。切慮無有紀極。破大名。成安一縣。驅掠子女二千餘人。殺令佐二人。而去。誓書之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昔趙割六縣之地。使趙郝約事於秦。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倦而歸也。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今日之事。正類於是。夫去其巢穴。越數千里之遠。而犯人之國都。蓋危道也。使其力能攻之。則城中之物皆其有也。尚何事求和哉。彼見吾高城深池。未易陵犯。勤王之師。四面而至。姚平仲固嘗與之交。

兵忍而不敢怒請和而去則其情可見蓋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亦助寇而自攻也聞蕭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而往此敗盟之大者臣切謂朝廷宜以蕭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蕭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而吾以重兵擁其後其勢必得所欲者若猶未從則聲言其罪而討之夫師以直為壯是舉也直在我矣三鎮聞之士氣必振此萬全之計不可失也若三鎮窮蹙而王師不救則其民必謂朝廷視其塗炭而莫之恤則戴后之心懈而大事去矣不可不慮也切聞出師之令廟筭不一屢行而屢反如是則士氣必惰欲其成功難矣昔憲宗平淮西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未有舉大事不斷而能有成也伏望陛下斷自宸衷無惑於浮議則天下幸甚

尚書右丞李綱乞脩塘灤劄子曰臣伏觀神師道濟度等奏金賊人

馬已出塞垣朔方保舍宗社大慶然虜但以河間中山兩路州軍堅守之故且懼王師之嚴不得不遁其意豈嘗一日忘割地之約耶深慮秋冬之交弓勁馬肥復犯邊徼擇禦之策所當預脩契勘安肅廣信平定等軍東有塘灤西抵太行中間坦塗不過三百餘里塘灤既可增廣其他地勢雖頗高仰亦可因高就下限以長隄儲蓄水櫃以為阻固如水櫃不及之處自宜脩築城堡屯兵控扼或設塹穿以虞奔衝茲事體大非藉能臣未易辦集竊見樞密副都承旨李遼累任河北邊郡風績素著深究邊防利害欲乞特建一司以遷瓦使專切措置塘灤城堡水櫃等仍乞朝廷多方應副庶幾克成大功以為永遠之利

綱又論守禦劄子曰臣竊觀自秦漢以來制禦戎狄未有得上策者惟本朝與契丹為澶淵之盟守之以信結之以恩百有餘年邊境晏

安。兵革不用和好之篤。古所未有。然而所以制禦之術。曷嘗一日弛備耶。財用充足。糧儲有餘。士馬精研。將帥用命。則虜雖欲窺邊徼而摩封疆。無隙以投。欲不守盟。何可得也。臣伏見仁祖時富弼所上守禦一策。審地形。觀事機。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左右出入。縱橫應援。曲盡其妙。然以謂非三十萬衆不可。則知制勝之術。在於足兵。與王翦之伐荆。必六十萬而後行。其理一也。臣愚以謂今日防秋。正宜用弼之說。度時之宜。良將勁卒。分布邊境。重兵大帥。雄據諸鎮。使賊不敢有覬覦之心。萬一奔衝。可以制其死命。誠上策也。所有富弼守禦策二篇。謹具繳進。伏望聖慈。特賜省鑒。採其說而用之。

綱知樞密院論備邊禦敵八事。上疏曰。臣伏以金又退師。交割三鎮。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夷狄。其勢必為朝廷堅守。天時寢熱。而虜有輜重之累。必不能久留。當即出疆。臣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

前約。及今宜飭武備。修邊防。勿恃其不來。當恃吾有以待之。謹條具所以備邊禦敵者凡八事。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累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鎮之權。罷世祿之制。施諸承平。邊隅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為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祿。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陳。相為唇齒。以扞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河下流。其勢易以侵犯。宜分瀆

德博橫海軍

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二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未復閱習。又經燕雲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為盜賊。今所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甲。官為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賦。以償其直。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

無逃逸。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三。自祖宗以來。養馬為監。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置殆盡。牧馬民間以充數。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為敵人所得。今諸軍閱馬者太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則不旬月間。數萬之馬可具也。四。河北塘灤。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行。舟所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隄防弛沓。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濠。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五。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墮圯。堽塞宜徧行修治。而近京四輔郡諸畿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有一賊騎深入。虜掠無所得。可以坐困。其六。河北河東州郡。經賊馬殘

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振恤之。往年方臘擾浙東。高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為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七。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為急務。宜復祖宗加糧草抄法。一切以見縉來商賈。而實塞下。使沿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敢動矣。八。陝西解鹽。無煮海之勞。西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自更法以來。解鹽地分益狹。西邊益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

綱出宣撫兩河。乞無罷防秋人兵。狀奏曰。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命措置防秋人兵。臣意以謂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關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陣。故命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未無藩籬之固。去無邊擊之威。廟堂失策。又割三鎮。質親王。劫取金帛。以億萬計。驅虜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而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也。

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害賊馬出沒。並遠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為賊兵所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倘非起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秋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揆為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河北。沿路雄霸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中十餘州。郡邊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扞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罷去太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枝梧。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切思之。以兵為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

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賞犒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關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係。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切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扞寇。致令悞國。士地寶貨。人民皆為所取。又惜小費。不為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齎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切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其地。強

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實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得其實數。姚弋仲一師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為可以不以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愚則誣。至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来。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可不急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為言。而半平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若必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為此搔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昨奉聖旨。命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

右司諫陳公輔乞戒大臣究心邊事。上疏曰。臣竊聞河東用兵不利。陛下聖慮憂勞。臣子之心夙夜不寧。然臣切料之。此未必不為宗廟社稷之福也。伏惟少寬聖心。容臣之言。蓋有難則懼。無難則怠。人情之常也。朝廷日見河北金寇出界。雖未解圍。幸其師老。必自解散。遂至稍緩其事。廟堂大臣相與謀議者。多不急之務。或窮究往事。或經營私意。論經術是非。究禮文詳略。至於兩路邊事。曾不究心。緩急失宜。先後倒置。內外人情。雖知秋冬在近。深為可憂。然非朝廷用事之臣。徒憤歎終日。無如之何也。今若不緣用兵不利。往往遂以為無事。因仍媮惰。至秋冬萬一狂寇結集諸夷。空國而來。以助河東之師。則吾之倉卒無備。又復如前日矣。可不慮哉。臣愚伏望陛下。因此一失。深戒大臣。凡不急之務。一切暫罷。專以河北河東兵事為先。經畫措

置多方應辦。仍仰各盡所聞。勿懷異意。并命今後臣僚上殿。亦須先
及邊事。陛下留意聽納。不厭其多。或有可行。盡付三省樞密院。令斟
酌施行。夫漢之所以勝楚。以屈羣策。而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勿謂羣
臣之言。皆無可採耶。陛下若今如此。晝夜圖之。則不徒以濟今日之
急。將來秋冬。亦不失備矣。臣故曰。此未必不為宗廟社稷之福也。臣
區區憂國之言。望陛下不以愚棄之。豈獨臣之幸哉。

秘書省著作佐郎李若水使虜。乞拯救河東河北。上奏曰。臣自深州
入金人亂兵中。轉側千餘里。回至關南。凡歷府者二。歷軍者二。歷縣
者七。歷鎮寨者四。並無本朝人馬。但見金人列營數十。官舍民廬悉
皆焚毀。餅罌牖戶之類。無一全者。唯井陘百井。壽陽榆次。徐溝。大谷
等處。僅有名存。然已蕃漢雜處。祇應公皂。皆曰。力不能支。脅令拜降。
男女老幼。例被陵轍。日甚一日。庭殘窮苦。狀若幽陰間人。每見臣。知

來議和。口雖不言。意實赴想。往往以手加額。吁嗟哽塞。至于流涕。又
於山上見有逃避之人。連綿不絕。聞各集散亡卒。立寨柵。以自衛。持
弓刀以扞賊。金人屢遣人多方招誘。必被勦殺。可見伏節死義。力拒
腥膻之意。臣切惟河東河北兩路。涵浸祖宗德澤。垂二百年。昨因蔡
京用事。新政流毒。民不聊生。繼而童貫開邊。燕雲首禍。搜膏血以事
空虛。于壯疲於調發。產業蕩於誅求。道路號呼。血訴無所。塗炭在楮。
誰其救之。陛下嗣位之初。力行仁政。獨此兩路邊事未已。今戎馬憑
陵。肆行攻陷。百姓何知勢必脅從。而在邑之民。無遠巡向賊之意。處
山之衆。有激昂死難之心。可謂不負朝廷矣。哀斯民之無生。服斯民
之有義。媿起顏面。痛在肺肝。望深軫聖衷。哀痛之詔。慰民於既往。決
擇之計。拯民於將來。上答天心。下慰元元之望。

太學正秦檜論邊機三事狀奏曰。

一 金國興師乘銳深入。河朔諸郡堅壁固守。彼進有大河之隔。退慮諸城躡其後。師老糧匱。情見力屈。然猶桀驁不遜。重有邀請。望斷以大義與其所當與。不宜示怯。以自蹙削。且如燕山一路。是金國取契丹與之無害。至於歲幣。須令彼能制契丹餘種。不為邊害。方許以祖宗契丹之數。切聞仁宗與契丹結盟。皆添歲幣。亦是與之論夏國事。乞檢會參酌施行。

一 金國遠夷。俗尚狙詐。今日遣使求和。又復渡兵隨至。恐是設計以緩王師。守禦之備。望一面遣兵備守黃河。仍急擊渡河寇兵。使不得聯續以進。

一 金國遣使所求甚大。此亦人情之常。蓋既興師深入。不肯示怯。空歸如聞朝廷前日與之議四鎮事。百僚不得預聞。審如所議。坐失富強之地。狄人貪心無厭。得地而勢益強。復不能保其不

再犯邊。今若與之議。燕山及歲幣當須集百官入議狀。擇其當者載之盟書。示信坦然。無疑蓋與所當與。經久不渝。一旦為苟且之計。或多或少。皆是失當。終亦不能守。

侍御史胡舜陟同御史中丞呂好問乞救中山。上疏曰。臣伏見陳亨伯蠟書其詞哀切。首陳真定城破屠戮生靈。不知幾萬人。虜據高城。愈難追退。臣讀之流涕。切歎朝廷何忍其如此。未嘗遣一兵一馬為援也。李昉三四十狀奏陳。畧不見報。朝廷豈不惜土地而愛人民。但以與虜講和。不敢動兵。一何失計之甚耶。臣請為陛下言之。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是以息民而貴和。今虜遣使來。而我使亦往。彼此按兵不動。乃所謂和也。然虜人用兵不已。今日陷一城。明日陷一邑。尋侵而南。有并吞帝卷之志。時遣一使。邀求寶貨。詭辭為順。使不為備。我之使往。脅之以威。不得吐一語。但以虜

人甘言奏聞。而朝廷不察其情偽。便謂和議已定。宣撫司見講和如此。亦不遣兵救援。真定以至於亡。陳亨伯所以言彼受和議之使。留置寨中。而任意攻取。無人救解。彼何計之得。而我何計之失也。今虜悉力中山城下。朝夕必攻城矣。若朝廷又以講和之故。不令宣撫司應援。必失中山。失中山。則河北諸郡不攻而自下矣。河北下。則京師不可都。而宗廟社稷危矣。陛下何不以宗社為念乎。亨伯又言。彼既攻城殺人放火。而我師援之。理不為曲。朝廷若任諸鎮之存亡。不復顧恤。則更無可論。若欲保全。伏乞速賜旨。揮宣撫司火急遣兵前來。亨伯之言如此。可謂切矣。陛下若聽大臣之論。謂既講和。不復應援。則非惟失宗社忠計。第恐土地人心。必兩失之。若大臣謂今日無兵。何以為援。臣以為河北之民。皆兵也。使諸郡縣傾廬。庫與民共之。朝廷以好爵縻之。苟患人不為用。但係措置何如耳。亨伯乞宣撫司兵。

自深冀來。祁會合馬忠兵。宣撫兵擊其西。祁兵擊其東。中山兵為內應。則轉禍為福。易致成功。其言似亦有理。伏望陛下詔三省樞密院。日下詳酌施行。

欽宗時。京師復戎巖。聶昌拜同知樞密院。入謝。即陳扞敵之策曰。三關四鎮。國家藩籬也。聞欲以畀敵。一朝渝盟。何以制之。願勿輕與。而撥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以遏其衝。簡禁旅以備出擊。壅河流以斷崑路。前有堅城。後有大河。勁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墮吾網中矣。臣願激合勇義之士。設伏開關。出不意掃其營。以報帝壯之命。提舉守禦。得以便宜行事。

This image shows a page from a traditional East Asian ledger or account book. The page is ruled with vertical lines, creating a grid for writing. The grid consists of 12 vertical columns of varying widths, separated by thin lines. The columns are arranged in a regular pattern, with the narrowest columns on the far left and far right, and the widest columns in the middle. The paper is aged and shows some discoloration and small stains.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there is a small, partially visible lab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likely indicating the page number or the section of the book. The label is written vertically and includes the characters '合' (He), '卷' (Juan), '第' (Di), '百' (Bai), '五' (Wu), '十' (Shi), and '五' (Wu), which translates to 'Volume 15, Page 50'.

--	--	--	--	--	--	--	--	--	--	--	--

合卷第一百五十五

